

唐代叢書



博異記

幽怪錄

續幽怪錄

聞奇錄

錦裾記

靈應錄

鬼塚志

幻影傳

幻戲志

幻異志

稽神錄

冥音錄

離魂記

再生記

冤債記

尸媚傳

奇鬼傳

才鬼記

妖妄傳

東陽夜怪錄

靈鬼志

物怪錄

靈怪錄

人虎傳

白猿傳

獵狐記

任氏傳

袁氏傳

夜叉傳

金剛經鳩異鸚鵡舍利塔記

第六集六冊計三十一種

唐代叢書

六集

唐 鄭還古撰

敬元頴

天寶中有陳仲躬家居金陵多金帛仲躬好學脩詞未
成乃携數千金於洛陽清化里假居一宅其井尤大甚
好溺人仲躬亦知之志靡有家室無所懼仲躬常抄習
不出月餘日有隣家取水女子可十數歲恠每日來於
井上則逾時不去忽墮井中而溺死井水深經宿方索
得屍仲躬異之閑乃窺於井上忽見水影中一女子面

年狀少麗，依時樣粧飾，以目仲躬。仲躬凝睇之，則紅袂半掩其面，微笑妖冶之姿，出於世表。仲躬神魂恍惚，若不支持，然乃歎曰：斯乃溺人之由也。遂不顧而退。後數月，炎旱，此井亦不減。忽一日，水頓竭，清且有一人扣門云：敬元穎請謁。仲躬命入，乃井中所見者，衣緋綠之衣，其製飾鉛粉，悉時製耳。仲躬與坐而訊之，曰：卿何以殺人？元穎曰：妾實非殺人者，此井有毒龍，自漢朝絳侯居於茲，遂穿此井。洛城內有五毒龍，斯其一也。緣與太一左右侍龍相得，每相蒙蔽天命，追徵多託故，不赴集役。

而好食人血自漢已來已殺三千七百人矣而水不曾
耗涸某乃國初方墮於井遂爲龍所驅使爲妖惑以誘
人用供龍所食其於辛苦情所非願昨爲太一使者交
替天下龍神盡須集駕昨夜子時已朝太一矣兼爲河
南旱被勘責三數日方迴今井內已無水君子誠能命
匠淘之則獲脫斯難矣若然願終君子一生奉養世間
之事無所不致言訖便失所在仲躬當時命匠令一信
者與匠同入井中但見異物卽令收之至底無別物唯
獲古銅鏡一枚面濶七寸八分仲躬令洗淨貯匣中焚

香以潔之斯乃敬元穎者也。一更後忽見元穎自門而入，直造燭前，設拜謂仲躬曰：謝以生成之恩，照濁泥之下。某本師曠所鑄十二鏡之第七者也。其鑄時皆以日月爲大小之差。元穎則七月七日午時鑄者也。貞觀中爲許敬宗婢蘭茗所墮，以此井水深兼毒龍氣所苦，人入者悶絕而不可取。遂爲毒龍所殺。幸遇君子正直者，乃獲重見人間。爾然明晨內望君子，移出此宅。仲躬曰：某以用錢傲居，今移出何以即措足之所？元穎曰：但請君子飾裝一無憂也。言訖再拜云：自此去不復見形矣。

仲躬遽留之問曰汝安得有紅綠脂粉之麗狀以誘女子小兒也對曰某變化無常各以所悅百方謀策以供龍用言訖卽無所見明晨忽有牙人扣戶兼領宅之來謁仲躬便請仲躬移居夫役並足到齋時便到立德坊一宅中其大小價數一如清化者其牙人云價直契書一無遺闕並交割訖後三日會清化宅井無故自崩兼延及堂隍東廂一時陷地仲躬後文戰累勝爲大官所有要事未嘗不如移宅之績効也其鏡背有二十八字皆科斗書以今文推而寫之曰維晉新公二年七月七

日午時於首陽山前白龍潭鑄成此鏡，千年在世於背。上環書一字，管天文一宿，依方列之，則左有日而右有月，龜龍虎雀，並依方安焉。於鼻州題曰夷則之鏡。

許漢陽

漢陽名商，本汝南人也。貞元中，舟行於洪饒間，日暮洪波急，尋小浦，濡入不覺，行三四里，到一湖中，雖廣而水纔三二尺，又北行一里許，見湖岸竹樹森茂，乃投以泊。舟漸近，見亭字甚盛，有二青衣，雙髮若鷗，素面如玉，迎舟而笑。漢陽訝之，而入以游詞，又大笑，返走八宅。漢陽

東帶上岸投謁未行三數步青衣延入內廳揖坐云女
郎等易服次須臾青衣命漢陽人中門見滿庭皆一大
池池中荷芰芬芳四岸砌如碧玉作兩道虹橋以通南
北北有大閣上堦見白金書曰夜日宮四面奇花異本
森聳連雲青衣引上閣一層又有青衣六七人見漢陽
列拜又引上二層方見女郎六七人目未嘗覩相拜問
來由漢陽具述不意至此女郎揖坐云客中止一宵亦
有少酒願追歡揖坐訖青衣具飲食所用皆非人間見
者食訖命酒其中有一樹高數丈餘幹如梧桐葉似芭

蕉有紅花滿樹未吐大如斗益正對飲所一女郎執酒相揖一青衣捧一鳥如鸚鵡置飲前闌干上叫一聲而樹上花一時開芳香襲人每花中有美人長尺餘婉麗之姿掣曳之服各稱其質諸樂絃管盡備其人再拜女郎舉酒衆樂具作蕭蕭泠泠杳入神仙纔一巡此夕月色復明女郎所論皆非人間事漢陽所不測時因漢陽以人間事雜之則女郎亦無所酬答歡飲至二更筵宴已畢其樹花片片落池中人亦落便失所在一女郎取一卷文書以示漢陽覽之乃江海賦女郎令漢陽讀之

遂爲讀一遍女郎請又自讀一遍命青衣收之一女郎
謂諸女郎兼白漢陽曰有感懷一章欲誦之諸女郎及
漢陽曰善乃吟曰海門連洞庭每去三千里十載一歸
來辛苦瀟湘水女郎命青衣取諸卷兼筆硯請漢陽與
錄之漢陽展卷皆金花之素上以銀字扎之卷大如拱
斗已半卷書過矣觀其筆乃白玉爲管硯乃碧玉以頗
黎爲匣硯中皆研銀水寫畢令以漢陽之名押之展向
前見數首皆有人名押署有名仲方者有名巫者有名
朝陽者而不見其姓女郎遂收索卷漢陽曰有一篇欲

奉和擬繼此可乎女郎曰不可此卷每歸呈父母兄弟
不欲雜爾漢陽曰適以弊名押署復可乎曰事別非君
子所諭四更已來命悉收拾揮霍次二青衣曰郎可歸
舟矣漢陽乃起諸女郎曰欣此旅泊接奉不得鄭重耳
恨恨而別歸舟忽大風雲色陡暗寸步黧黑至平明觀
夜來飲所乃空林樹而已漢陽解纜行至昨晚灑口江
岸人家見十數人似有非常因泊舟而訊人曰灑口溺
殺四人至二更後却撈出三人已卒其一人雖似活而
元醉有巫女以楊柳水灑拂禁咒久之乃言曰昨夜海

龍王諸女及姨姊妹六七人歸過洞庭宵宴於此處取我輩四人作酒緣客少不多飲所以我却得來漢陽異之乃問曰客者謂誰曰一措大耳不記姓名又云青衣言諸小娘子苦愛人間文字不可得常欲請一措大文字而無由又問今在何處已發舟也漢陽乃念昨宵之事及感懷之什皆可驗也漢陽默然而歸舟覺腹中不安乃吐出鮮血數升方知悉以人血爲酒爾三日方平

士昌齡

開元中琅邪王昌齡自吳抵京國舟行至馬當山屬風

便而舟人云貴賤至此皆合謁廟以祈風水之安昌齡
不能駐亦先有禱神之備見舟人言乃命使賫酒脯紙
馬獻于大王兼有一量草履子上大王夫人而以一首
詩令使者至彼而禱之詩曰青驄一疋崑崙牽奉上大
王不取錢直爲猛風波裏驟莫怪昌齡不下船讀畢而
過當市草履子時兼市金錯刀子一副貯在履子內至
禱神時忘取之誤并履子將往使者亦不曉焉昌齡至
前程偶覓錯刀子方知誤并將神廟所矣又行數里忽
有赤鯉魚長可三尺躍入昌齡舟中昌齡笑曰自來之

味呼侍者烹之既剖腹得金錯刀子宛是誤送廟中者
昌齡歎息曰鬼神之情亦昭然常聞葛仙公命魚送書
古詩有剖鯉得素書今日亦頗同

張竭忠

天寶中河南緱氏縣東太子陵仙鶴觀常有道士七十
餘人皆精專修習法籙齋戒皆全有不專者自不之住
矣常每年九月三日夜有一道士得仙已有舊例至且
則具姓名申報以爲常其中道士每年到其夜皆不扇
戶各自獨行以求上昇之應後張竭忠攝緱氏令不信

至時乃令二勇者以兵器潛覘之初無所覩至三更後見一黑虎入觀來須臾衝出一道士二人遂射不中奔棄道士而往至明並無入得仙具以此白竭忠竭忠申府請弓矢大獵於太子陵東石穴中格殺數虎或金簡玉籙泪冠帔或人之髮骨甚多斯皆謂每年得仙道士也自後仙鶴觀中卽漸無道士今並休廢爲守陵使所居也

崔元微

天寶中處士崔元微洛苑東有宅耽道餌朮茯苓三十

載因藥盞領僮僕八高山採之採畢方廻宅中無人蒿
萊滿院時春季夜閒風月清朗不睡獨處一院家人無
故輒不到三更後忽有一青衣人云君在院中耶今欲
與一兩女伴過至上東門表姨處暫借此歇可乎元微
許之須臾乃有十餘人青衣引入有綠裳者前曰某姓
楊指一人曰李氏又一人曰陶氏又指一緋衣小女曰
姓石名醋醋各有侍女輩元微相見畢乃命坐於月下
問出行之由對曰欲到封十八姨數日云欲求相看不
得今夕衆往看之坐未定門外報封家姨來也坐皆驚

喜出迎楊氏云主人甚賢只此從容不惡諸處亦未勝
於此也元微又出見封氏言詞泠泠有林下風氣遂揖
入坐色皆殊絕滿座芳香醇醇襲人處士命酒各歌以
送之元微志其二焉有紅裳人與白衣送酒歌曰皎潔
玉顏勝白雪况乃當年對芳月沉吟不敢怨春風自歎
容華暗消歇又白衣人送酒歌曰絳衣披拂露盈盈淡
染胭脂一朶輕自恨紅顏留不住莫怨春風道薄情至
十八姨持盞性輕佻翻酒污醋醋衣裳醋醋怒曰諸人
卽奉求余不奉求拂衣而起十八姨曰小女子弄酒皆

起至門外別十八姨南去。諸女西入苑中而別。元微亦不之異。明夜又來云：欲往十八姨處。醋醋怒曰：何用更去封嫗舍？有事只求處士，不知可乎？醋醋又言曰：諸女伴皆住苑中，每歲多被惡風所撓，居止不安，常求十八姨相庇。昨醋醋不能依迴，應難取力。處士儻不阻見庇，亦有微報耳。元微曰：某有何力得及諸女？醋醋曰：但處士每歲歲日與作一朱幡，上圖日月五星之文於苑東立之，則免難矣。今歲已過，但請至此月二十有一日，平旦微有東風，則立之，庶免於患也。元微許之，乃齊聲曰：

不敢忘德拜謝而去元微於月中隨而送之踰苑墻乃入苑中各失所在依其言至此日立幡是日東風刮地自洛南折樹飛沙而苑中繁花不動元微乃悟諸女曰姓楊李陶及衣服顏色之異皆衆花之精也緋衣名醋醋卽石榴也封十八姨乃風神也後數夜楊氏輩復來媿謝各裹桃李花數斗勸崔生服之可延年却老願長於此住衛護某等亦可致長生至元和初元微猶在可稱年三十許人言此事於時人得不信也

陰隱客

神龍元年房州竹山縣陰隱客家富莊後穿井二年已
濬一千餘尺而無水隱客穿鑿之志不輟二年外一月
餘工人忽聞地中雞犬鳥雀聲更鑿數尺傍通一石穴
工人乃入穴探之初數十步無所見但捫壁而傍行俄
轉有如日月之光遂下其穴下連一山峯工人乃下於
山正立而視乃別一天地日月世界其山傍向萬仞千
巖萬壑莫非靈景石盡碧琉璃色每巖壑中皆有金銀
官闕有大樹身如竹有節葉如芭蕉又有紫花如盤五
色蛺蝶翅大如扇翔舞花間五色鳥大如鶴翱翔乎樹

杪每巖中有清泉一眼色如鏡白泉一眼白如乳工人
漸下至宮闕所欲入詢問行至闕前見牌上署曰天桂
山宮以銀字書之門一閣內各有一人驚出各長五尺
餘童顏如玉衣服輕細如白霧綠煙絳唇皓齒鬢髮如
青絲首冠金冠而跣足顧謂工人曰汝胡爲至此工人
具陳本末言未畢門中有數十人出云怪有昏濁氣令
責守門者二人惶懼而言曰有外界工人不意而到詢
問次所以未奏須臾有緋衣一人傳勅曰勅門吏禮而
遣之工人拜謝未畢門人曰汝已至此何不求遊覽畢

而返工人曰向者未敢儻嬰從容乞乘便而言之門人
遂通一玉簡人旋而玉簡却出門人執之引工人行至
清泉眼令洗浴及澣衣服又至白泉眼令與漱之味如
乳甘美甚連飲數掬似醉而飽遂爲門人引下山每至
宮闕只得於門外而不許人如是經行半日至山趾有
一國城皆是金銀珉玉爲宮室城樓以玉字題去梯仙
國工人詢曰此國何如門人曰此皆諸仙初得仙者關
送此國修行七十萬日然後得至諸天或玉京蓬萊崑
閩姑射然方得仙官職位主錄主符主印主衣飛行自

在工人曰既是仙國何在吾國之下界門人曰吾此國是下界之上仙國也汝國之上還有仙國如吾國亦曰梯仙國一無所異言畢謂工人曰卿可歸矣遂却上山聿尋來路又令飲白泉數掬欲至山頂求來穴門人曰汝來此雖頃刻已人間數十年却出舊穴應不可矣待吾奏請通天關鑰匙送卿歸工人拜謝須臾門人携金印及玉簡又引工人別路而上至一大門勢侔樓閣門有數人俯伏而候門人示金印讀玉簡劃然開門門人引工人上纜入門爲風雲擁而去因無所覩唯聞門人

云好去爲吾致意於赤城真伯須臾雲開已在房州北
三十里孤星山頂洞中出後而詢陰隱客家時人云已
三四世矣開井之由皆不能知工人自尋其路惟見一
巨坑乃崩井之所爲也時貞元七年工人尋覓家人了
不知處自後不樂人間遂不食五穀信足而行數年後
有人於劔閣雞冠山側近逢之後莫知所在

岑文本

貞觀中文本下朝多於山亭避暑日午時寐初覺忽有
叩山亭院門者藥監報云上清童子元寶特此叅奉文

本性素慕道，束帶命入。乃年二十已下，道士儀質爽邁，衣服纖異，冠淺青圓角，衣淺青，圓角帔履淺青，圓頭履，衣服輕細如霧，非齊紈魯縞之比。女本與語，乃曰：僕上清童子，自漢朝而果成，本生於吳，已得不凝滯之道，遂爲吳王。進入見漢帝，有事擁遏，教化不得者，無不相問。僕常與方圓行下，皆得通暢，由是自文武二帝迄至哀帝，皆相眷。王莽作亂，方出外方，所在皆沐人憐愛。自漢成帝遂厭人間，乃尸解而去。或祭或禁，不常厥居。聞公好道，故此相謁耳。女本詰以漢生，又一刀間君王社

稷之車了了如日視因言史傳間屈者虛者亦甚多文
奉曰吾人冠帔何制度之異對曰夫道在於方圓之中
僕外服圓而心方正相時之儀也又問曰衣服皆輕細
何士所出對曰此是上清五銖服又問曰比聞六銖者
天人衣何五銖之異對曰尤細者則五銖也談論不覺
日晚乃別去纔出門而忽不見文本知是異人乃每下
朝卽令伺之到則談論移時后令人潛送詣其所止出
山亭門東行數步於院墻下瞥然不見文本命工力掘
之三尺至一古墓墓中了無餘物唯得古錢一枚文本

方悟上清童子是青銅名元寶錢之文也。外圓心方，錢之狀也。青衣銅衣也。五銖服亦錢之文也。漢時生於吳，是漢朝鑄五銖錢於吳王也。文本雖知之，而錢帛至中書令十餘年，忽失古錢所在。文本遂薨。

沈亞之

沈亞之以記室從隴西公調軍涇州。昔見隴西公言，少從邢鳳游鳳帥家，子無他能，後寓居長安平康里。南以錢百萬質，故豪洞門曲房之第，卽其寢而晝偃。夢一美人自西楹來，環步從容，執卷且吟，爲古粧而高髻長眉。

衣方領繡帶。披廣袖之襦。鳳大悅。問麗人何自。而臨我哉。美人笑曰。此一家也。而君客于妾宇下。焉有所自。鳳曰。願示其書。曰。美人曰。妾好詩。而常綴此。鳳曰。麗人幸少留。得賜觀覽於人。美人授詩坐西床。鳳發卷視其首篇。題之曰春陽曲。終四句。其後他篇皆數十句。美人曰。君必欲傳之。無令過一篇。鳳卽起。從東廡下几上取彩牋。傳春陽之曲。其詞曰。長安少女踏春陽。何處春陽不。斷腸舞袖弓彎渾忘却。羅幃空度九秋霜。鳳吟卒。請曰。何謂弓彎。曰。妾昔年父母教妾此舞。美人乃起。整衣張

袖舞數拍爲弓彎之狀以示鳳旣罷美人低然良久却
辭去鳳曰願復少從容須臾間竟去鳳亦旋覺昏然忘
有所記鳳更衣卽於懷袖中得其詞驚視方省所夢時
貞元中也又吳興姚合謂亞之曰吾友王炎云元和初
夕夢遊吳侍吳王久之聞宮中出輦鳴簫擊鼓言葬西
施王悲悼不止立詔詞客作挽歌炎遂應教作西施挽
歌其詞曰西望吳王闕雲書鳳字牌連工起珠帳等土
葬金釵滿地紅心草三層碧玉塔春風無處所悽恨不
勝懷進詞王甚嘉之及寤能詞其實炎太原人也

劉方元

山人劉方元自漢南抵巴陵夜宿江岸古館廳西有巴
籬隔之。又有一廳常扃鑊云多有怪物使容不安已十
數年不開矣。中問爲廳廊崩摧州司完葺至新淨而無
人敢入。其夜方元都不知之。至二更後見月色滿庭江
山清寂唯聞廳西有家口語言嘯咏之聲殆不多辨。唯
一老青衣語聲稍重而帶秦音者言曰。往年阿郎貶官
時令老身常騎偏面騮抱阿荆郎阿荆郎嬌不肯穩坐
或偏于左或偏于右墜損老身左膊。至今天欲陰使我

患酸疼焉。今又發矣。明日必大雨。如今阿荊郎官高也。不知知有老身無復聞相應答者。俄而有歌者。歌音清細若曳緒之不絕。復吟詩者。吟聲切切如含酸和淚之詞。幽咽良久亦不可辨其文而無所記錄也。久而老青衣又云。昔日阿荊郎愛念青青河畔草。今日亦頗謂綿綿思遠道也。僅四更方不聞其聲。明旦果大雨呼館吏訊之。吏云。此西廳空更無人。方敘此中賓客不曾敢入之由。方元固請開院視之。則秋草滿地蒼苔沒堦。中院之西則蓮山林無人迹也。啓其廳廳則新淨了無所有。

唯前間東面柱上有詩一首墨色甚新其詞曰耶娘送我青楓恨不記青楓幾迴落當時手刺衣上花今日爲灰不堪着祝其書則鬼之詩也館吏云此廳成來不曾有人居亦先無此題詩處乃知夜來人也復以此訪於人終不能知其來由

馬侍中

馬燧貧賤時寓遊北京謁府主不見而返乃寄居於園吏吏曰莫欲謁護戎否若謁卽須先言當爲其岐路耳護戎諱數字而甚切君當在意若犯之無逃其死也然

若幸愜之則所益與諸人不同慎勿暗投也某乃護戎
先乳母子得以詳悉而輒贊君子焉燧信與疑半明晨
入謁護戎果犯諱庭叱而出畏懼之色見園吏吏曰是
必忤護戎耳燧問計求脫園吏曰君子矣我而炳惶如
是然敗則死不得瀆我也遂匿燧於糞車中載出郭而
逃于時護戎果索燧一報不獲散鉄騎者每門十人燧
狼忙竄六十餘里日暮度不出境求蔽于逃民敗室中
尙未安聞車馬蹄歛聲人相議言能更三二十里否果
護戎之使也俄聞勢漸遠稍安焉未復常息又聞有悉

率人行聲燧危慄次忽於戶牖見一女人衣布衣身形
絕長手携一襖曰馬燧在此否燧默不敢對又曰大驚
怕否胡二姊知君在此故來安慰無至憂疑也燧乃應
唯而出胡二姊曰大厄然已過尙有餘恐爾君固餒我
食汝乃解所携襖有熟肉一甌胡餅數枚燧食甚飽却
令於舊處更不可動胡二姊以灰數斗於燧前地上橫
布一道以授之言曰今夜半有異物相恐劫輒不得動
過此厄後勳貫無雙言畢而去近夜半有物閃閃照人
漸近戶牖間見一物長丈餘乃夜叉也赤髮蝟奮金牙

鋒鑠臂曲瘦木甲羣獸爪衣豹皮禡携短兵直入室來
獐目電燧吐火噴血跳躑哮吼鐵石消鑠燧之惴慄殆
喪魄亡精矣然此物終不敢越胡二姊所布之灰久之
物乃撤一門扉藉而熟寢俄又聞車馬來聲有人相謂
曰此乃逃人之室不妨馬生匿於此乎時數人持兵器
下馬入來衝踏夜叉夜叉奮起大吼數聲裂人馬噉食
血肉殆盡夜叉食既飽徐步不去四更東方月上燧覺
寂靜乃出而去見人馬骨肉狼籍燧乃獲兒後立大勳
官爵寫崇詢訪胡二姊之由竟不能得照報不及每春

秋祠饗別置胡二姊一座列於廟左

唐人小史中多造奇艷事爲傳志自是一代才情
非後世可及然恠深幽渺無如諾皋博異二種此
其厥體中韓昌黎李長吉也顧元慶跋

博異志終

其知禮中韓門雖本之漢書以禮記為經

由人小史中交游有禮記為經者自漢以來不

殊而嘗與禮記一賦一也似欲以

幽怪錄

唐 王暉撰

代國公郭元振開元中不第自晉之汾夜行陰晦失道
久而絕遠有燈火之光以爲人居也徑往尋之八九里
有宅門院宇甚峻入門廊下及堂上燈燭熒煌牢饌羅
列若嫁女之家而悄無人公繫馬西廊前歷階而升徘徊
堂上不知其何處也俄聞堂上東閣有女子哭聲嗚
咽不已公問曰堂中泣者人邪鬼邪何陳設如此無人
而獨泣曰妾此鄉之祠有烏將軍若能禍福人每歲求

偶於鄉人必擇處女之美者而嫁焉妾雖陋拙父利鄉人之五百緡潛以應選今夕鄉人之女竝爲遊宴者到是醉妾此室共鑠而去以適於將軍者也今父母棄之就死而已惴惴哀懼君誠人邪能相救免畢身爲掃除之婦以奉指使公大憤曰其來當何時曰二更公曰吾忝爲大丈夫必力救之若不得當殺身以殉汝終不使汝枉死於淫鬼之手也女泣少止於是坐於西階上移其馬於堂北令一僕峙立於前若爲儼而待之未幾火光照耀車馬駢闐二紫衣吏入而復走出曰相公在此

遂巡二黃衫吏人而出亦曰相公在此公私心獨喜曰
吾當爲宰相必勝此鬼矣既而將軍漸下導吏復告之
將軍曰入有戈劍弓矢翼以入卽東階下公使僕前曰
郭秀才見遂行揖將軍曰秀才安得到此曰聞將軍今
夕嘉禮願爲小相耳將軍者喜而延坐與對食言笑極
歡公囊中有利勿思欲刺之乃問曰將軍曾食鹿腊乎
曰此地難遇公曰某有少許珍者得自御廚願削以獻
將軍者大悅公乃起取鹿腊并小刀因削之置一小器
令自取之將軍喜引手取之不疑其他公伺其無機乃

投其脯捉其腕而斷之將軍失聲而走導從之吏一時
驚散公執其手脫衣纏之令僕夫出望之寂無所見乃
啓門謂泣者曰將軍之腕已在此矣尋其血蹤死亦不
久汝既獲免可出就食泣者乃出年可十七八而甚佳
麗拜於公前曰誓爲僕妾公勉諭焉天方曙開視其手
則猪蹄也俄聞哭泣之聲漸近乃女之父母兄弟及鄉
中耆老相與舁櫬而來將收屍以備殯殮見公及女乃
生人也咸驚以問之公具以告焉鄉老共怒公殘其神
曰烏將軍此鄉鎮神鄉人奉之夕矣歲醮以女才無他

虞此禮不設卽風雨雷雹爲虐奈何失路之客而傷我
明神致暴於人此鄉何負當殺公以祭烏將軍不爾亦
縛送本縣揮少年將令執公公諭之曰爾徒老於年未
老於事我天下之達理者爾衆其聽吾言夫神承天而
爲鎮也不若諸侯受命於天子而疆理天下乎曰然公
曰使諸侯漁色於國中天子不怒乎殘虐於人天子不
伐乎誠使爾呼將軍者其明神也神固有猪蹄者乎且
淫妖之獸天地之罪畜也吾執正以誅之豈不可乎爾
曹無正人使爾少年之女年年橫死於妖畜積罪動天

安知天不使吾雪焉。從吾言，當爲雨除之，永無聘禮之患。如何？鄉人悟而喜之，曰：「願從命。」公乃令數百人執弓矢，刀鎗，鋤鏝之屬，相隨尋血而行。纔二十里，血入大塚穴中，因圍而斫之。應手漸大如瓮口。公令束薪燃火，投入照之。其中若大室，見一大猪，無前左腳，血臥其地，突烟走出，斃於圍中。鄉人翻共相慶，會錢以酬公。公不受。曰：「吾爲人除害，非鬻獵者得救之女，辭其父母親族曰：『多幸爲人托質血肉，閨闈未出，固無可殺之罪。今日食錢五十萬以嫁妖獸，忍鎖而去，豈人所宜？若非郭公之

仁勇寧有今日是妾死於父母而生於郭公也請從郭公不復以舊鄉爲念矣泣拜而從公公多岐慰喻止之不獲遂納爲側室生子數人公之貴也皆任大官之位事已前定雖生遠地而至於鬼神終不能害明矣

尼妙寂景氏初嫁任華父鼎與華往賈長沙廣陵間貞元十一年春之潭州不復過期數月妙寂忽夢父被髮裸形洗血滿身泣曰吾與汝夫湖中遇盜皆已死矣以汝心似有志者天許復讐但幽冥之意不欲顯言故吾隱語報汝誠能思而復之吾亦何恨妙寂曰隱語云何

鼎曰殺我者車中猴門東草俄而見夫形狀若父泣曰
殺我者禾中走一曰夫妙寂撫膺而哭遂爲女弟所覺
泣告其母闔門大駭念其隱語杳不可知訪於鄰叟及
鄉閭之有知者皆不能解秋詣上元縣舟楫之所交處
四方士大夫多憇焉而又邑有瓦棺寺寺上有閣倚山
瞰江萬里在目亦江湖之極境遊人弭棹莫不登眺吾
將緇服其間伺可問者必有醒吾惑者於是緇衣上元
捨身瓦棺寺日持箕帚洒掃閣下閒則徙倚闌檻以俟
識者見高冠博帶吟嘯而來者必拜而問居數年無能

辨者十七年歲在辛巳有李公佐者罷嶺南從事而來
攬衣至閣神采俊逸頗異常倫妙寂前拜泣且以前事
問之公佐曰吾平生好爲人解疑况子之冤懇而神告
如此當爲子思之默行數步喜招妙寂曰吾得之矣殺
汝父者申蘭殺汝夫者申春耳妙寂悲喜嗚咽拜問其
說公佐曰夫猴申生也車去兩頭而言猴故申字耳草
而門門而東非蘭字邪禾中走者穿田過也此亦申字
也一日又加夫蓋春字耳鬼神欲惑人故交錯其言妙
寂喜若不自勝久而掩涕拜謝曰賊名旣彰雪冤有路

苟獲釋憾，誓報深恩。婦人無他，唯潔誠奉求佛所，增福海耳。乃再拜而去。元和初，泗洲普光王寺有梵氏戒壇，人之爲僧者必由之。四方輻湊，僧尼繁會，觀者如市焉。公佐自楚之秦，維舟而往觀之。有一尼眉目朗秀，若舊識者。每過必凝視公佐，若有意而未言者。久之，公佐將去，其尼遂呼曰：侍御貞元中不爲南海從事乎？公佐曰：然。然則記小師乎？公佐曰：不記也。妙寂曰：昔瓦棺寺閣求解車中猴者也。公佐悟曰：竟獲賊否？對曰：自悟夢言，乃男服，易名士寂。泛傭於江湖之間，數年聞蘄黃之閒。

有申村因往焉流轉周星乃聞其村西北隅有申蘭者
默往求傭輒貶其價蘭喜召之俄又聞其從父弟有名
春者於是勤恭執事晝夜不離見其可爲者不顧輕重
而爲之未嘗待命蘭家器之晝與羣傭共作夜寢他席
無知其非丈夫者逾年益自勤幹蘭愈欽念視士寂卽
白視其子不若也蘭或農或商或畜貨於武昌關鑠啟
閉悉委焉因驗其櫃中半是已物亦見其夫及父常所
服者垂涕而記之而蘭春叔季出處未常偕在慮其擒
一而驚逸其一也銜之數年永真年重陽二盜飲旣醉

士寂奔告於州，乘醉而獲一問，而辭伏就法，得其所喪，以歸。盡奉母而請從釋教。師洪州之天宮寺尼洞微，卽昔時受教者也。妙寂雖一女也，誓血誠獲讐，天亦不奪。遂以夢寐之言，獲悟於君子，與其讐者，得不同天。撫此微軀，豈酌明哲，惟捨身林宇，無他，惟虔誠法像，以報効耳。公佐大異之，遂爲作傳。

武德中，曹惠爲江州叅軍，官舍佛堂中有二木偶人，長尺餘，工飾甚巧。因持歸，與稚兒戲。稚兒食木偶，引手請之，惠問曰：爾何時物，頗能作怪。曰：輕素與輕紅，是宣城

謝太守家備偶且曰廬山神要索輕素等爲舞姬久矣
請命畫工賜以粉黛惠令工人爲飾之輕素笑曰此度
非論舞姬亦當爲彼夫人矣

巴邛人家橋園有兩大橋如三斗盃剖開每橋有二老
叟皆相對象戲一叟曰君輸我瀛洲玉九斛龍縞襪八
兩後曰於青城草堂還我爾

幽怪錄終

續幽怪錄

唐 李復言撰

盧從史元和初以左僕射節制澤潞因鎮陽拒命跡涉
不臣爲中官驃騎將軍吐突承瓘所紿縛送京師以反
狀未明左遷驩州司馬既而逆跡盡露賜死於康州寶
歷元年蒙州刺史李湘去郡歸闕自以海隅郡守無臺
閣之親一旦造上國若扁舟泛滄海者聞端溪縣女巫
者知未來之事維舟召焉巫到曰某能知未來之事乃
見鬼者呼之皆可召然有二等有福德之鬼有貧賤之

鬼福德者精神俊爽往往自與人言貧賤者氣劣神瘁
假某以言事盡在所遇非某能知也湘曰安得鬼而問
之曰廳前楸樹下有一人衣紫佩魚自稱澤潞盧僕射
可拜而請之湘乃公服執簡向樹而拜女巫曰僕射已
答拜湘遂揖上階空中言曰從史死於此廳爲弓絰所
迫今尙惡之使君牀上弓幸除去之湘遽命去焉時驛
廳副階上只有一榻湘偶忘其貴將坐問之女巫曰使
君無禮僕射官高何不迎坐乃將吏視之僕射大怒去
矣急隨拜謝或肯却來湘匍匐下階問其所向一步一

拜凡數十步空中曰大錯公之官未敵吾軍一裨將奈
何對我而自坐湘再三辭謝方肯却回女巫曰僕射却
廻矣於是拱立而行及階女巫曰僕射上矣別置榻而
設茵褥以延之巫曰坐矣湘乃坐空中曰使君何所問
對曰湘遠官歸朝憂疑之極伏知僕射神通造化識達
未然伏乞畧賜一言示其榮悴空中曰火有人接引到
城一月當刺梧州湘又問不復言湘因問曰僕射去人
寰久矣何不還生人中而久處冥寞曰吁是何言哉人
世勞苦萬愁纏心盡如燈蛾爭撲名利愁勝而髮白神

敗而形贏方寸之間波瀾萬丈相妬相賊猛於豪獸故
佛以世界爲火宅道以人身爲大患吾已免離下視湯
火豈復低身而臥其間乎且夫據其生死晦明未殊學
仙成敗則無復計之也其術自無形而煉成三尺之形
則上天入地乘雲駕鶴千變萬化無不可也吾之形所
未圓者三寸耳飛行自在出幽入冥亦可也萬乘之君
不及我况平民乎湘曰煉形之道可得聞乎曰非使君
所宜聞也復問梧州之後終不言乃去湘到輦下以其
貨求助助者數人未一月拜梧州刺史皆如其言竟終

於梧川盧所以不復言其後事也

定婚店

杜陵韋固少孤思早娶婦多岐求婚不成貞觀二年將遊清河旅次宋城南店客有以前清河司馬潘明文爲議者來旦期店西龍興寺門固以求之意切旦往焉斜月尙明有老人倚巾囊坐於階上向月檢書覘之不識其字固問曰老父所尋者何書固少小苦學字書無不識者西國梵字亦能讀之惟此書目所未覲如何老人笑曰此非世間書君何因得見固曰然則何書也曰幽

冥之書固曰幽冥之人何以到此曰君行自早非某不當來也凡幽吏皆主生人之事可不行其中乎今道途之行人鬼各半自不辨耳固曰然則君何主曰天下之婚牘耳固喜曰固少孤願早娶以廣後嗣爾來十年多方求之竟不遂意今者人有期此與議審司馬女可以成乎曰未也君之婦適三歲矣年十七當入君門問囊中何物曰赤繩子以繫夫婦之足雖讐敵之家貧賤懸隔天涯從宦吳楚異鄉此繩一繫終不可遺君之腳已繫於彼矣他求何益曰固妻安在其家何爲曰此店

北賣秦家嫗女耳固曰可見乎曰陳常抱之來賣菜於是能隨我行當示君及明所期不至老人卷書揭囊而行固逐之入菜市有眇嫗抱三歲女來弊陋亦甚老人指曰此君之妻也固怒曰殺之可乎老人曰此人命當食大祿因子而食邑庸可殺乎老人遂隱固磨一小刀付其奴曰汝素幹事能爲我殺彼女賜汝萬錢奴曰諾明日袖刀入菜肆中於衆中刺之而走一市紛擾奔走獲免問奴曰所刺中否曰初刺其心不幸方中眉間耳後求婚終不遂十四年以父蔭秦相州軍刺史王泰

俾攝司戶椽專鞠獄以爲能因妻以女可年十六七容
色華麗固稱慳之極然其眉間常貼一花鈿雖沐浴間
處未嘗暫去歲餘固逼問之妻潛然曰妾郡守之猶子
非其女也疇昔父曾宰宋城終其官時妾在襁褓母鬼
父歿唯一庄在宋城南與乳母陳氏居去店近驚詭以
給朝夕陳氏憐小不忍暫棄三歲時抱行市中爲狂賊
所刺刀痕尙在故以花子覆之七八年間叔從事盧龍
遂得在左右以爲女嫁君耳固曰陳氏眇乎曰然何以
知之固曰所刺者固也乃曰奇也因盡言之相敬愈極

後生男鯤爲雁門太守封太原郡太夫人知陰騭之定
不可變也宋城宰聞之題其店曰定婚店

幽怪錄終

聞奇錄

唐 于遜輯

王氣

太宗少時帥師戰淮人於于秋嶺大克之彼望我軍上雲物如龍虎之狀有識者曰此王者之氣也

楊集

楊集將兵得元女之術下城破陣定日時取之計收人馬器甲預言其數畧無參差武肅定江表賴其功遂將處州酌之三讓不就曰某將數千衆當勅敵不敢辱命

擁雙旌理百姓恐無分祿武肅不識其言堅授之至郡
月餘卒

方干

處士方干與許贖善贖寓越中有非罪金漢宏械于闐
闐干時在新定聞之馳於境上賣一榭高其價不售固
蔽贖之刑也曰方處士爲友賣榭太守知之遂釋贖之
過

鍾安禮

中鍾安禮好學多能著武成王備載十卷選諸家詩

爲資吟集五卷然有畢吏部之嗜談諧間未嘗不言少
見家人食饌戒之曰少喫隔爾酒音大醉卒

越僧

越僧誓光善草書自言授法於陸相希聲其飄逸有張
旭之妙吳翰林以歌獎之言多不載羅給事贈詩云聖
主賜衣稱絕藝侍臣摘藻許高蹤又有亞棲書骨氣不
及誓而趨媚過之二人俱應制其蹤海內皆盛

王松年

道士王松年說厲歸真在丹邱善畫常至人家有好事

者將絹素鋪於案上卽自下筆預知人之所欲禽獸松
竹之類如請之却多不允飲酒數斗不醉或人在州城
竟日飲其日有人於桐栢宮見之或來國清寺游又有
見在開元宮後往洪州白日上昇遺下一布衣異香馥
郁今人收得其畫蹤者多

羊襲吉

羊襲吉狀元之子少時庭中乘涼忽見天開其內雲霞
瀕洞樓閣參差光明下照山岳巖峯驚懼遂巡乃閉襲
吉勤於書寫乞乞不倦今尚在年逾八十矣

葉簡

葉簡刻人善卜筮凡有盜賊皆知其姓名有鄉夫失牛卜之曰占失牛已被家邊載上州欲知賊姓一斤求欲知賊名十千頭乃鄰人邱甲爾又有將橘子合之令占曰圓似珠色如丹儻能擘破同分喫爭不慙愧洞庭山又將巾子射覆云近來好裹束各自競尖新秤無三五兩因何號一斤又將雞子二箇占云此物不難知一雄兼一雌請將打破看方明混沌時他皆類此

漁者

貞明中有漁者於大湖上見一船子光彩射人內有道
士三人飲酒各長鬚眉目皆生於額上見漁者俱舉袖
掩面其舟無人撐隨風行甚疾望洞庭而去

馬自然

馬自然貌醜臙鼻禿鬚大口飲酒石餘醉臥卽以拳入
口人有疾病告之折薪草呵而與食無不差者嘗吟曰
昔日曾隨魏伯陽無端醉臥紫金牀東君謂我多情賴
罰向人間作酒狂後往梓州上昇

孫晤

孫晤家於七里瀨，善於葬法，得青烏子之術，尤妙。相墳卽知其家貴賤貧富官祿人口數，亦知穴中男女老小。因某病而卒，蒞精於三命時，楊集統師收復睦州，至一巖下，砦軍次，忽一大石盤墜，下楊占之，曰：「此巖上有二十五人，黥兵收之，獲居民二十人。」還，楊曰：「合有二十五人，何欠五人？」也。問於民，曰：「某等初聞大將軍將至，遂與二十五人回避於斯，內一人孫晤善卜，到時立草舍，畢有雙雉飛下，闕孫云：『軍至此也，宜往別處，不然遭擒掠。』某等不順其言，有誠信者四人，相隨去矣。楊令人捕之。」

不獲意甚不快曰得此人可師事之新定平後復在彼
漁

呂知隱

呂知隱於洞庭山穿一松造草舍而居寶正中徵起鶴
斃紗巾見武肅甚奇之善星緯識地理多術數嘗謂人
曰夫草木鬱茂處有泉每戀臥處地可鑿井蚶蛤之屬
內有少魚蝦及自死鳥獸口不閉者密瓶造鮓齋祭肉
動者皆不可食又云赤豆湯洗色衣垢楊桃枝去粘研
芥子人豆醬不生蟲牛乳去油衣粘問事無不知者

陸龜蒙

陸龜蒙才名播海內居吳中然性浮薄時有內官經長洲於水濱見一花鴨彈之而斃守者告之乃乘小舟修表章告內官曰某養此鴨能人言方欲上進君何殺之乃將表示之內官驚而且慙酌之銀盃臨行詢之竟解何言語陸曰敎來數載能目呼名爾

徐知業

徐侍郎知業少時游天台山歇於大樹陰巖上石盤欲墜空中語曰下有人石砧然架樹回身乃落震地塌然

皮光禹

皮光禹業五七言詩自言賈浪仙之儔也句有燒平樵
路出潮落海山高作者多許之

守宏業

傳宏業宰天台縣有人獵得一獸形如豕仰鼻長尾有
岐謂之惟傳識之曰雖以醉非惟也甬則縣於樹以尾
塞其鼻後驗之信然可類子雲別鼯鼠曼倩識騶廬

陸孜

陸孜居于明州大隱勤於畝畝物力粗備時太守酷虐

不恤其民有贍者悉被檢獲致所有財物寘于地後果
搜其家產恐懼其罪遂連所藏之物掘地丈餘竟無所
得謂是人所取太守怒其妄謫于象山築居掘得大隱
之藏一無失焉又懼有告者遂將納之太守異之釋罪
與財却就舊業至今存焉

王耕

王耕善畫而牡丹最佳春張於庭廡間則蜂蝶萃至木
業文因畫所掩竟不成

凌途

凌途賣香好施一日且有僧負布囊携木杖至謂曰龍
鍾步多蹇寄店憩息可否途乃設榻僧寢移時起日晷
到近郊權寄囊杖去月餘不來取途潛啟囊有異香末
二包氛氳破鼻其杖三尺本是黃金途得其香和衆香
而貨人不遠千里來售乃致家富

楊虔

楊虔爲人與物無競性至孝母疾病衣不解帶常
然焉丁憂泣血漣如每灑掃於墓徘徊涕泣

黨欽馬

裘嬰

處士裘嬰性高古善拊琴去其爪作肉聲有公子不善
之嬰作色曰如樂五教其聲何不槌鼓聞者莫不大笑

花犬

僧子捷建靈隱高峯浮圖養一花犬每隨工徒街墻置
于塔所又寺人於荒榛間收得一石佛而少右耳犬即
跑古寺基深可三尺取得佛耳塔成乃斲

唐捷

唐捷父延紹宰錢塘縣有仇訟之濫延紹不能自理捷

乃入官山伐木回與守者競聞於殿下曰邑大夫之子
而自析薪可察之矣遂宥父子捷自此知名

沈嶠

沈嶠居于鏡中初求縣宰夜夢還家渡江船覆水分爲
二西則清東則濁遂沿東而過說似友人賀曰君當授
分水縣後旬日果應之見謝於友友勉曰爲政宜清緣
昨夜入濁非嘉嶠後果因濫而致命悲哉不納友之言

崔端已

崔端已字安道善酒令著庭萱譜稱同塵先生有魏温

者不知是徒撰嘗問曰君曾覽同塵先生庭萱諸子崔
正顏對曰不知同塵先生何姓氏左右大笑之

徐廷貴

徐廷貴巡官說乾符中武義縣有人八山葬子掘地二
尺來忽陷丈餘深數尺收得秫百斛莫知其由將醞酒
其味濃厚

蔣氏

陸濛爲湖州司法參軍妻蔣氏卽疑之女也善屬文而
耽酒後染刁氣心神不恒姊妹憂之勸節飲強煖應聲

吟曰平生偏好酒，勞雨勸吾餐。但得尊中滿，時光度不難。

又

有聖保寺僧知業，性高古。有詩名，偶訪司法談元之次。蔣氏遽自內遞一杯酒與知業，公免云：業不會飲。蔣氏臨簾對曰：祇如上人詩云：接壘橋通何處路，倚欄人是阿誰家。觀此風韻，得不飲乎？業公慚忤起而退。

高棨

高棨員外，人才儒家，困窶主上，愍之奏授東化縣到任。

不預時事有里胥送果親修緘札謝之左右聞之云此
在伏事寮曰豈有得人惠不謝之乎又有督賦者稽遲
吏具檢請懲戒示之曰本司有狀訴公卽官人嗔責翻
怒於吏曰此輩不良平地作訟聞者莫不大笑又謂於
友曰常聞字人驅之雞自至此思一隻烹不得則慙有
羣驅之

夏宗萬

夏宗萬知前生事年五歲門首見一僧牽其衣呼是奴
子和尙涕泣不已衆罔知情僧將去堅覓相隨往寺似

熟其路入房良久云奴子讀底經安某處何在又云念
珠雜戲具子在某處果然取得僧方悟云是貧道前手
下童子年七歲而卒今涉五載矣其經是觀音經品試
之尚彷彿記爾

費縣民

琅琊費縣民家常患失物謂是偷者每以扇鑰爲意字
周行宅內後果見籬一穿穴可容人臂滑澤有踪跡赤
作繩張放穴口夜中忽聞有擺撲聲往掩得一髮長可
三尺餘從此無復所失

費季

吳人費季客賈數年時道多劫妻常憂之季與同輩旅宿廬山下各相問去家幾時季曰吾去家已勦年臨來與妻別就求金釵以行欲觀其志當與否耳但釵仍以置戶楣上臨發忘向婦說此釵當在戶上也是夕妻夢見季曰吾行遇盜死已二年若不信吾言吾取汝釵遂不以行留在戶楣可往取之妻覺揣釵得之家遂發喪後一年季却還歸

麻姑

丹陽縣故湖側有麻姑廟姑生時有道術能行水
上

留贊

留贊爲將臨敵必先被髮叫天因抗音而歌左右應之
歌畢乃進戰

鄭昌圖

鄭昌圖登第歲居長安夜納涼于庭夢爲人毆擊擒出
春明門至石橋上乃得解遺其紫羅履一隻奔及居而
寤甚困言于弟兄而牀前果失一履旦令人于石橋上

燕奴

有術士於腕間出彈子二丸皆五色叱令變化卽化雙
燕飛騰名燕奴又令變卽化二小劍交擊須臾復爲丸
入腕中

張昇

唐故吏部員外張昇隨僖宗幸蜀以年少未舉就攝浩
州衙推州司差里正游草當值他日遂告辭問何往竟
不答但云有老母及妻男乞時爲存問言訖而去所居

近隣夜間章家大哭翌日使問其由言章夜辭其家入山變爲虎矣二三日又聞章家大驚叫翼日又問其故曰章昨夜思家而歸自上半身已變虎而尙能語

歸生

宏文學士歸生亂後家寓巴州遣使入蜀早行遇虎於道遂井木以避數虎迭來攫躐取之不得虎相謂曰無過巴西縣黃二郎也一虎乃去俄有白狸者至視其人而哮吼攫躐使人昇木愈高旣皆不得環而守之移時有羣驟撼鈴聲遂各散使人至巴西果有黃二郎乃巴

西吏人爲虎所食也

王紹

明經王紹夜深讀書有人隔窓借筆紹借之於窓上題
詩曰何人窓下讀書聲南斗闌干北斗橫千里思家歸
不得春風腸斷石頭城詩訖寂然無聲乃知非人也

蘇檢

蘇檢登第歸吳省家行及同州澄城縣於縣樓上醉後
夢其妻取筆視篋中取紅箋剪數寸而爲詩曰楚水平
如鏡周廻白鳥飛金陵幾多地一去不知歸檢亦裁蜀

賤而賦詩曰還吳東去下澄城樓上清風酒半醒想得
到家春已暮海棠千樹已飄零詩成俱送於所臥席下
又見其妻咨檢所挈小青極甚及寤乃於席下得其詩
視小中紅賤亦有剪虛小青其日暴疾已而東去及鄂
岳已來捨陸登舟小青之疾轉甚去家三十餘里乃卒
夢小青云葬我北岸新塋之後及殯於北岸乃遇一新
塋依夢中所約葬之及歸妻已卒問其日乃澄城縣所
夢之曰謁其塋乃葬小青墳之前時乃春暮其塋四面
多是海棠花也

魏耽

貞元中吉州刺史魏耽罷任居洛有女子年甫十六顏
色甚美麗夏中俱納涼於庭忽仰視天裂有長人於裂
處下直至耽前衣紫佩金黑而髯曰我姓朱天遣與君
爲女婿耽不敢阻請俟排比再三乃許約期後月乃騰
空而去耽與其妻雖甚憂迫亦具酒食而俟之有園人
突人拜耽耽曰何不秣馬而突入太無礼也園人曰竊
見使君有憂色故請言其事耽曰爾何要知之園人固
請耽因告之園人曰使君不足憂小事耳言訖而出佩

金者及期而至，國人復突入佩金者，見之趨下再拜。國人作色而叱曰：「天怒爾，罰汝在人間，奈何？又擾人如是。」對曰：「死罪，復拜國人，輒升堂而必召佩金者坐命酒，圍人於大沙鑪，取飲數器，器可三斗餘，飲訖，又取一鐵杵折而嚼之，乃以沙鑪飲佩金者。佩金者甚有懼色，乃飲之，惟言死罪，更無他詞。國人曰：「送天獄，禁百日，乃騰空而去。國人曰：「吾乃使君北斗木命星也，魏使君晝夜梵修，今乃報之，適無禮者，卽賊星也。今已禁之，請去無他慮，言訖而去。」

孔緯

魯國公孔緯入相後言於甥姪曰吾頃任兵部侍郎與
王晉公鐸充宏文館學士判館事士任後巡廳晉公乃
言曰余昔任兵部侍郎與相國杜邠公惊充宏文館直
學士判館事暮春留余看牡丹於斯廳內言曰此廳比
令無逸無逸乃邠公子居之止要一問今壯麗如此子
不知非久須爲灰燼余聞此言心常銘之又語余曰明
公慎厚端誠此座猶或庶幾由公而下者懼其事矣以
吾今日而追念邠公之言得其大槩矣是時昭宗纂承

緯入相朝廷大體掃地無餘故緯感音言而傷時也

李克助

李克助爲大理寺卿昭宗在華州鄭縣令崔鑿有民告
舉放民絹事刺史韓建令計以爲賊奏下二司定罪御
史邢臺部奏罪當絞大理寺數月不奏建問李尙書崔
令乃親情耶何不奏克助云禪公之政也韓云崔令犯
賊奈何言我之過也李云聞公舉曰數將及萬矣韓曰
我華州節度華民我民也李曰華民乃天子之民非公
之民若爾卽鄭縣民乃崔令民也建伏其論乃捨崔令

之罪謫潁陽尉

王鐸

故相晉國公王鐸爲丞郎時李駘判度支每年江淮運米至京水陸脚錢斗計七百京國米價每斗四十議欲令江淮不運米但每斗納錢七百鐸曰非計也若于京國糴米必耗京國之食若運米實關中自江淮至京兼濟無限貧民也時糴米之制業已行意無敢沮其議者郁下官糴米果大貴未經旬而度支請罷以民無至者故也於是識者乃服鐸之察事矣鐸卒以此大用

唐人靈應錄聞奇錄二帙合之卽陳氏葆光集不知孰爲先後吾善其類者蔡羽識

聞奇錄終

錦裙記

唐 陸龜蒙著

侍御史趙郡李君好事之士也。因余話上元瓦官寺有陳後主羊車一輪，天后武氏羅裙佛幡，皆組繡奇妙。李君乃出古錦裙一幅，示余長四八下，廣上狹下，濶六寸，上減三寸半，皆周尺。如直其前，則左有鶴二十，勢若飛起，率曲折一脛，口中銜葶藶，黃右有鸚鵡，聳扁舒尾，數與鶴相等。二禽大小不類，而隔以花卉，均布無餘地。界道四向，五色間雜。道上累細鈿點綴，其中微雲瑣結，牙

以相帶有若駮霞殘虹流煙墮霧春草夾徑遠山截空
壞墻古苔石泓秋水印丹浸漏粉蝶塗染盤縮環珮雲
隱涯岸濃澹霏拂靄抑冥密始如不可辨別及諦視之
條段斬絕分畫一一有去處非繡非繪縝縵柔美又不
可狀也裏用繒綵下製綫尙如舊兩旁皆解散蓋圻城
零落僅存此故耳縱非齊梁物亦不下三百年矣昔時
之工如此妙耶曳其裾者復何人焉因筆之爲辭繼于
錦譜之後俾善詩者賦焉

瓦官寺者初自晉興寧中地在金陵秦淮之陽十

所稱銅官鹽官之類是也寺故有三寶一爲師子
國所貢玉如來像一爲顧長康所繪維摩詰天女
一爲戴顓所捐臂膊塑像至宋孝武時復以三十
二金像益之遂褒然爲四百八十之冠此皆瓦官
寺中物未幾所謂三尺玉如來者宮中分製爲釧
久矣惜無文筆如龜蒙紀之者

錦裙記終

七

...

...

...

...

...

...

靈應錄

唐于逃撰

邱姬

有邱姬鋤桑拾得一銅觀音像剜壁作穴安之每有食
候不惟蔬藪魚肉之類皆將供養姬有子時在潘葑軍
前日夕祝之保其安寧其子當陣之際倒于草間聞背
上逆下三劍似擊銅器聲戰罷起看身上並無傷痕其
母此日見銅像落在地背上有三刃痕罔知其由至子
回說其事方知神助

沈仲霄子

沈仲霄之子於竹林中見蛇纏一龜將鋤擊殺之其家
數十口旬日相次而卒有識者曰元武神也

衢州民

衢州民家里胥至督促租賦家貧無以備殮祇有哺雞
一隻擬烹之里胥恍惚間見桑下有著黃衣女子前拜
乞命又云自死即閑不忍兒子未見日光里胥曰某到
此催徵即無追捕殺傷者其女泣而逃里胥驚惻回至
屋頭見一雞哺數子其家將縛之次意疑之不許殺遂

去後一旦再來其雞已抱出一羣子見里胥向前踴躍
有似相感之狀捨而遂行數百步遇一虎跳躑漸近忽
一雞飛去撲其虎眼里胥因斯奔馳得免至暮從別路
回其家已不見雞問之云朝來西飛去杳無蹤里胥恠
之具說見虎之事遂往尋之其雞已斃於草間羽毛零
落自後一邨少有食雞子者

長興姬

晉郭文舉與虎探去鯁虎送鹿來報以爲異今長興縣
有邱姬採桑次被虎銜入深谷中不傷之其虎就將蹲

自旦至午，媼告曰：某之年邁，莫有宿業否？今困於此，又不食，乞大聖念之。呼虎爲大聖，遂伸一脚於媼前，看之。有一竹籤在爪下，媼又曰：莫要去邪。虎掉尾點頭，似相感之狀。媼乃爲拔之，迅躍數四，却銜至舊所，並無損。至夜，置鹿於門首去。

安吉媼

智鈞大師說：天福中，安吉有邱媼，家力麤，備好修善，長蔬食。或見魚鱉之徒，鳥雀之類，皆贖而放之。因潦水後，有一龜長尺餘，從門入。媼恠之，令子將往家前瀆內放。

之其子遂於龜背著放生字放於水中其龜又上岸沿
回田畦間有一孔穴可深三二尺龜忽墜其中媪子曰
本將放爾命却落於此中乃攘臂取之龜卽不見矣探
得白金二錠莫知其由

呂門官

泮山在海中有廟其神傳是隋煬帝山高峻內有三湖
名曰三姑菱芡鳧鴈灘鷓鴣鷺之類悉有又有神立于
門首號曰呂門官凡欲祭饗其厨多鼠而夏足蠅預告
其門神卽絕之

陳太

陳太者先家貧販紙爲業而好施有一僧不知其名號長仰酒慙每來求食多說一生瞬息速作善事或問居何寺云老僧以四方爲常住呵呵而已如此得二載而陳氏供待如初忽一旦謂陳曰爾有多少口要幾許金使得足陳曰弟子幼累二十口歲約一百緡粗備緣以業次淺薄無得厚利僧笑曰我有白金五十錠耐爾三年供養因指庭中金櫻樹曰此去造一佛堂當有報應言訖而去陳謂之風狂故不信至夜見一白鼠雪色緣

其樹或上或下久之揮而不去陳言於妻子曰衆言有
白鼠處卽有藏僧應不妄言遂掘之果獲五十笏其僧
遂絕縱矣

薛主簿

永嘉縣有一人患瘡衣裳襤褸顏色寒餒於市中求乞
羣小兒多將篋隨後撼其痛處亦不爲怒有薛主簿愍
之來卽與飲食去亦不謝或時負薪出賣至暮從水南
而往莫知所止薛後暴卒見一人持文帖云太山府君
追薛憂惶隨往經歷路岐甚崎嶇人一城中如官府薛

立門外追者入唱喏云某乙到聞聲云領入追者却出引薛至堦前仰視一人衣王者之服聽字高徹兩痂數十人濟濟而立王問因何事追之吏云爲前生冤家執論王遣之令勘對薛方回身忽報大舅至王卽起身迎揖薛觀之乃瘡者也遂高聲叫相救瘡者見薛拍手驚曰主簿何得此來王曰有冤債追瘡者謂王曰老舅承斯人顧晒可爲拔之乎王愀然良久謂吏曰試看命如何吏趨出將到二卷簿書檢云有三十年在王曰奇哉乃謂薛曰能作善業卽可得還薛曰如得還生願造尊

勝幢子所解冤讎王令一吏記之語畢又一吏報云某乙冤讎已承功德解脫王顧薛折然稽首曰大哉法力還世速建置無遷延若非舅知識亦難相爲吏令拜王及舅王處分吏曰令向追者準前押領薛回不得停駐遂引從舊路歸直至所居門首似夢覺家人號泣云一宿矣頃方能言斯事後遂每日一食建幢子專持念其瘡者卽不至矣乃圖像供養焉

高彥

湖州高彥司徒夢見一道士仗劍至臥內高問彼何人

答曰來作司徒之子，要戮數千，冤讎高，驚覺說之。其妻是月有孕，葶長一子，精神俊利，名曰禮，年十三，四心詐，後繼父之位，毒害生民，動惟傷殺，醉怒一婢，因而斬之。後頻作祟，照鏡見其形，禮甚惡之，謂親密者曰：我前後殺人多矣，或衙內宿舊，或軍中勲烈，皆無滯魄，偶勲一婢，彷彿在焉。有善道法者，求以厭之。親密者乃言道：士葉孤雲，精於符籙，請試佩之。禮如其言，後果絕影響。

黃德瓌

黃德瓌，家人烹鼈，將箬笠覆其釜，揭見一鼈，仰把其笠。

背皆蒸爛然頭足猶能伸縮家人愍之潛放河涇間後
因患熱將歿德瓌徙於河邊屋中將養夜有一物徐徐
上身覺甚冷及曙視胸臆悉塗淤泥其鬣在土間三曳
三顧而去卽日病差

錢珣

右丞錢珣與裴安居近珣病死再宿而活言於妻子曰
人召云命已終然平生無作罪業便再爲男子遂去市
人畢瑤家託身人見其家雖門戶低小而物力甚豐其
畢氏妻有孕日數足將有所育忽一使者持帖奔至云

雲原金
悞矣。合在裴家爲男，此非也。又隨使者到裴家，見其妻使者云：「當在斯爲子。」緣裴氏妻月數未滿，故令其回。此去四十日，壽當終爾。及期而卒。裴家是日果產一男，容色有似右丞訪畢氏之子，皆如所說。

章蘊

上虞縣有民章蘊者，因歲歉，於鄰人假糧數十斛。後鄰人闕食，就索之，抵負誓曰：「不還作犁牛填。」章笑而許。諾。朞月章卒，其鄰家產一犢，當耕耨之次，謂弟兄曰：「章某欠我米，已云許作牛還，此犢莫是，否偶以姓名呼之。」

隨聲而應再答既而墜淚屈膝似拜評之狀報其家屬
來驗之右則上隱起字曰負人米罰作此畜其家乃數
倍價贖而養之

台州漁者

台州海壖有漁者死信宿而活云被人追往一處入院
宇中見先舅氏在其間似爲世之曹吏謂漁者曰追者
悞矣姓名同爾呼追者曰是温州界某乙速押斯人回
去當別之際謂曰舅在此甚驅馳爲向骨肉間言造楞
嚴經救拔餘無所要曰戒之曰爾之業不善還世改求

衣食良久有人報上司有帖下云來歲在戊子諸道兵起惟江南疫死數千人處分水府減魚料一百萬頭追者促行回至所居驚覺其家將欲殯次其年果然漁者乃爲行者

燥鱸人

有人常煤鱸貨歲月既深而有惡報一旦歸怒其妻擻髮而曳之其髻子脫在手腦中盡是鱸頭戢戢焉而卒

狗不相食

衆說狗不相食者近人道矣匏里有人將其肉餒一犬

銜往草中，跑地埋之，嗚咽久而不去。

屠者

漢書云：挹婁國人穴居，好養豕，食其肉，衣其皮，冬以膏塗身，厚數分，以禦風寒。今之屠者，眼多似其類焉。

雪溪漁人

雪溪有漁人，將筰籃捕魚，往收之際，見一鱧，長數尺，枕於筰上，將鐵叉筌之不中，看筰內有一小鱧，漁者思之，此必是其子，未取之，隱於葦叢，再候，大者良久至，游泳筰外，求出其子，漁者忽悟曰：常聞殺鱧益罪，乃謂其魚

曰若有變異當放爾子其魚乃吐一條黃氣上有一僧
長數丈其氣高二丈餘頃而沒漁者駭然遂開篲放其
子相引跳躍漁者棄業於金山寺爲僧至今存焉襲明
子疑斯事召其僧詢之不虛

胡氏

越中有胡氏之妹性妬忌怒婢妾將熨斗烙其面皮肉
焦爛猶未快意及其疾病遍身瘡痍兼當三伏中臥欲
展轉肌膚粘牀席體血臭穢骨露方卒

台州民

台州有民姓王常祭廁神一日至其所見着黃女子民
問何許人答云非人廁神也感君敬我今來相報乃曰
君聞螻蟻言否民謝之非惟鄙人自古不聞此說遂懷
中取小合子以指點少膏如口脂塗民右耳下戒之曰
或見蟻子側耳聆之必有所得良久而滅民明日見柱
礎下羣蟻紛紜憶其言乃聽之果聞相語云移穴去暖
處傍有問之何故云其下有寶甚寒住不安民何蟻出
訖尋之獲白金十銖卽此後不更聞矣

沈徵

有沈徵者，性惡見蚯蚓前後殺之甚多。一旦腿間生癰，內有一肉迭起，有似蚯蚓之頭觸之痛楚，入髓欲往僧元灝處求膏傳之。其夜夢一條極偉，作人言曰：我業爲此蟲類，以時出於泥中，無患君事，何意殺我眷屬？今來要君命，聞往灝公處取膏，且去也。速與作善，超拔我，卽不再來。徵驚覺，說向妻子，許寫佛經，看其瘡，果有一條從中而出，徵以指引之，長數寸，其瘡卽日而合。

龍山軍人

龍山有數軍人，修築茶園，見台口蛇大如拱，競舉鋤擊。

之內一人姓余者勸不殺眾不從其言遂攫斃之來旦見一白衣女子携一籃下嶺良久放下籃子入林中眾往奪之姓余者亦不隨其籃內盛一顆蕈光嫩玉色女戟手曰平時此地有盜垂泣而去軍人將歸火幕烹之方食之次姓余者忽頭痛不可忍乃睡夢其女子云此蕈有毒君不害我請莫食之睡覺眾人各食訖姓余者恠而疑之句曰眾人相次嘔九而卒惟姓余者存焉

潘逢

潘逢者爲吏有民因罪而法未合死潘曲殺之後見他

人卽不見惟聞語聲云在陰中論爾須去對之方得脫於冥間潘召人禁呪馱効不能除每日同飲食行坐惟不入國門潘問之何不人其門曰我是鬼門神不與人潘曰爾是官殺何相執不能取我命空朝夕繫綴何也鬼曰爾不上文字官焉殺我蓋緣爾命未盡是以隨之潘無奈之乃曰與修善因拔離冥冥如何鬼曰甚善然須作手狀云爲某甲造某事依其言後卽不見矣

彭和尚

大鄰大師說彭和尚性殺螻蟻前後火燒湯潑不可勝

紀及篤病蟻綠臥牀，上身圍匝，昇於淨室中，將石灰周遭遶之，又自空而飛至，及卒，口眼耳鼻中皆是。

梁元帝

梁元帝母阮修容曾失一珠，元帝時絕幼，吞之，謂是左右所盜，乃炙魚眼以厭之，信宿之間，珠從便出，元帝尋一目致眇。

黃敏

都校黃敏者，因禦寇墮馬，折其左股，其下遂速以石碎生龜，傅之，月餘乃愈，而龜頭尙活，龜腹與髀肉相連而

鬼塚志

唐 褚遂良撰

永徽二年九月予判同州夜靜坐於西廳若有若無猶
夢猶醒見一女子高髻盛妝泣謂予曰妾漢太史司馬
遷之侍妾也。趙之乎原人姓隨名清娛年十七事遷因
遷周遊名山携妾於此會遷有事去京妾僑居於同後
遷故妾亦憂傷尋故瘞於長樂亭之西天帝憫妾未盡
天年遂司此土代異時移誰爲我知血食何所君亦將
去其地不揣人神之隔乞一言銘墓以垂不朽余感寤

銘之銘曰嗟爾淑女不世之姿事彼君子弗終厥志百
千億年血食於斯

附魯秋胡妻疑塚志

何璧曰小史載魯秋胡納婦五日而遊陳五年始歸
道遇採桑者挑之金不受至家則其婦也婦憤而投
河死迨漢劉更生收之列女傳中則謂其齊人耳子
游楚黃訪張山是廷尉廷尉向予言黃武湖之南有
秋胡妻羅氏故塚去塚有牛湖城桑園嘴予謂牛湖
城當作秋胡城蓋牛與秋音或相混而桑園嘴則其

採桑處然未敢傳疑也居無幾廷尉處有乞靈者忽
附箕而至自稱古定月潭羅氏怨鬼遂援筆作詩詩
亦古色其用韻亦非漢唐所叶大略發其幽室之憤
懣而歸憾處則有新都楊氏子謂我死非高之語予
奇焉遂與廷尉閱升庵集中有秋胡妻一段引劉子
元以羅氏怨懣而死爲輕身悍婦而升庵復按劉伯
巫妻聞夫讀洛神賦遂投洛水而死謂當祠羅氏於
妬婦津語似謬而實過然憫其願白之魂未嘗不爲
之扼腕也請爲之解焉夫列女傳載其投河之語以

胡見色棄金而忘其母爲大不孝。以此而死。悍婦妬婦能作此言乎。夫自昔節烈之髮髮必其勢有所迫而畫無復之。若矢天遠辱有死無二。此亦易易矣。何也。激之也。迺羅則從容之時。明責大義以死。予謂較之矢天遠辱之死。更爲特操。嗟乎。具鬚眉者。生平慷慨讀書。至一受命之秋。百計保項。以待稿視。羅氏何若。吾不知升庵。又何以處之也。然謂羅可以不死。則可謂羅爲輕生。則刻至。言之爲悍。爲妬。誅意之難當。不如是。吾知九幽不弭耳矣。大都立言之家。多翻前

案起浪生波敷布文字况升菴以牢騷之氣借寸楮以顛倒一世正如奪他人之酒杯澆自己之碑礪而不知地下有稱冤之鬼也噫世有索千古英雄之瘢者觀此亦可以三緘毛穎耳客有曰羅氏自春秋至今幾三千載前代何奄奄無聞子曰物不平則鳴鬼有歸則定獨不觀立良止而伯有息厲乎當劉更生收之列女傳中是羅固以彤管爲歸耳乃升菴不諒人只夜臺無光便欲觀日此亦不平之鳴也予閱內典鬼之不隸地獄不受輪迴者名中陰身又若儒所

謂強死者或怨魄才魂憑石而言依木而魅然則羅氏之欲憑而依也非朝夕矣使升菴有知又當出一才魂而命削草也時黃數日前有唐木蘭女子附箕作辭序其從軍之事張廷尉爲之立祠命予作歌適復有此事夫黃有兩名媛世無知者忍使之抱抑千古乃予復以一時而弔兩香魂殊甚嘖嘖遂爲之記援筆伸紙不覺自嘲爲鬼董狐矣

附秦孟姜碑

重瞳南狩湘君之號聿興八駿西征盛嬪之徽彌煥

乃知離爲火而熙。物道由人而弘。世故漸臺。齊女送
幽質于綠波。居廬楚姬。抗謬恩於白壁。並皆聯景。青
編延芳彤管。然顧。鬼朗矣。燭龍炳於九陰。玄鵠翔矣
雲。鵬息以六月。則天體貞行健。騎氣通靈。稽諸秦世
曰。有孟姜焉。孟姜許姓。關中范植婦也。昔者蒼天雨
粟。炎帝植其靈根。赤鳥啣珪文。叔敷其喬木。暨剪于
楚。以國爲氏。晉楚之際。代有名家。秦洧之間。邑多著
姓。姜濯珠彩于葢宮。吸瑤華于香苑。天然規矩儼若
神明。譬彼八卦少女。定位于東方。觀于四詩夫人。宣

風乎南國及于結褵以往紫氣遶車解珮于歸黃光
照幕識者已揣誕應之淵崇芬華之秘遠者矣琴瑟
方鼓鳳凰始飛河水更名衮衣變黑秦始皇包六合
爲一家築長城爲外屏起自隴西極于遼左督衆百
萬遵海而東高堂則母子傷離中閤則女郎怨別脫
巾就道莫定反尙之期荷揮出門慘於歸泉之路民
生其間良亦哀矣姜旣割良人於燕爾奉寡姑以色
養秋分霜月啾蟋蟀而響石砧春令柳園囀倉庚而
抽絲繭縫衣寄遠固有悲端候枕承安罔回笑緒旣

而世爲閼水倚閭之影奄然哀以臨桑吞血之聲何
慘門前罕奔弔之人埤上秣悲鳴之鶴人生到此天
道如何遶床登奠傷行役之未歸負土成墳悼幽淪
之難返鏡鸞舞照憔悴其形琴蛟值陰淒鬱其氣於
是度三從之義衡千載之權出秦嶺而西循滌川而
北逢人稽首掩淚陳情按劔破顏問風遠覓狼望之
埜雪沍於黃臺馬闌之陂泥渾于黑水未嘗志沮而
心驚知其物憑而天鑒矣朔風僚慄聞塞馬之長嘶
白骨參差見陰霾之特起君子逝乎悲不自勝介夫

有言痛將安及爰迺噬指枯體越三日夜寢無停潛
喉不輟咽爾時扶蘇太子蒙恬將軍擁武帳於盧龍
趣貝裝於涿鹿倏聞其事咸傷厥心就而詢之以觀
其怨姜乃言曰義於君臣誠有使事之分禮云夫婦
寧無哀傷之情夫今不生諸秦前妾何弗死於夫後
語畢遂嗚咽而絕有如杞婦遠追襲莒之魂無負范
郎同遊析水之野於是太子等紛然破淚遮以玄蓋
表范爲左軍將軍姜爲貞夫人給鼓吹一部賜以合
葬是日也飛沙疑石遂變望夫之形圓鳥涌波忽示

佳城之勢石則離關東八里許。島出海涯可一里焉。
有德動天維。蹟駭衆遂議。朔廟於石登。櫬於島時。乃
虎賁執紼。鮫人送榜。笳吹繁悽。薤歌摧愴。慷慨燕趙
之士。表裏山谷之人。莫不白馬馳香。縞衣祭酒。浮邱
環水。左夾碣石之宮。雙梓盤枝。遠對蓬萊之殿。始信
籠泉幽室。未足稱奇。石槨東都。方斯多讓也。降及漢
魏。載飭碑金。肆我國家。復新棟彩。余小子飄落巾車。
咨嗟時代。叨承假夢。備悉行藏。攬塋封之葱鬱。隨潮
汐。以浮沉。覺雲氣之徘徊。似旌旗之出沒。悚然驚異。

迺爲作銘銘曰

朝鯨故國孤竹舊疆殷有二十秦有一姜德唯天鑒
容恍月舉作相于范應運於許如彼智瓊飛駟北止
如彼杜蘭颺輪西起旣靜而恭終明且毅不見藏書
偏知秘義鳳簫始吹桃笙未換長城掘興九野流散
子出母傷夫行婦歎沉守黃姑未弄稚子剪尺風霜
蘋蘩澗水事生也勤送死則哀榆陽旣邁萱露已埋
迺瞻飛狐載過玄菟掩淚遶城吊影問渡願侶良人
同飯幽土嗚呼其圓匪規其直匪扶輕權克運真沛

弗渝坎壤生前照耀身後志感山靈誠通波后人間
何世海底幾塵浮瑩弗沒遺像猶新凌虛萬頃清比
湘沅儀陵一碣高並崑崙旒績代御遵豆時存日光
下盪雲氣上温此螭夜駕孔翠書旂陰陽無極今古
茲墳甫中黃世康撰

鬼塚志終



Vertical columns of text, like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The text is extremely faint and illegible due to the quality of the scan and the nature of the bleed-through.

幻影傳

唐薛昭

陳季卿

陳季卿者、家于江南、辭家十年、舉進士無成、羈棲輦下、鬻書判給衣食、常訪僧于青龍寺、遇僧他適、因息于暖閣中、以待僧還、有終南山翁、亦伺僧歸、方擁爐而坐、揖季卿、就爐坐久、謂季卿曰、日已晡矣、得無餒乎、季卿曰、實饑矣、僧且不在、爲之奈何、翁乃于肘後解一小囊、出葉方寸止煎一盃、與季卿曰、粗可療飢矣、季卿啜訖、充

然暢適東壁有寰瀛圖季卿乃尋江南路因長歎曰得
自涓泛于河遊于洛泳于淮濟于江達于家亦不悔無
成而歸翁笑曰此不难致乃命僧童折堦前一竹葉作
葉舟置圖中渭水之上曰公但注目此舟則如公所願
耳然至家慎勿久留季卿熟視久之稍覺渭水波浪一
葉漸大席帆旣張恍然若登舟始自渭及河維舟于禪
窟蘭若題詩于南楹云霜鐘鳴時夕風急亂鴉又望寒
林集此時輟楫悲且吟獨旬蓮花一峯立明日次潼關
登崖題句于關門東普通院門云度關悲矢志萬緒亂

心機下坂馬無力，掃門塵滿衣。計謀多不就，心口自相違。已作羞歸計，還勝羞不歸。自陝東凡所經歷，一如前願。旬餘至家，兄弟妻子拜迎于門側。有江亭晚望詩題于書齋云：立向江南滿目愁，十年前事信悠悠。田園已逐浮雲散，鄉里半隨逝水流。川上莫逢諸釣叟，蒲邊難得舊沙鷗。不緣齒髮未遲暮，吟對遠山堪白頭。此次謂其妻曰：吾試期近，不可久留，卽當進棹。乃吟一章別其妻云：月斜寒露白，此次去留心。酒至添愁飲，詩成和淚吟。離歌棲鳳管，別鶴怨瑤琴。明夜相思處，秋風吹半衾。

將登舟又留一章別諸兄弟云謀身非不早其奈命來
遲舊友皆霄漢此身猶路岐北風微雪後晚景有雲時
惆悵清江上區區趁試期一更後復登葉舟泛江而逝
兄弟妻屬慟哭于濱謂其鬼物矣一葉漾漾遵旧踪至
于渭濱乃賃乘復遊青龍寺宛然見山翁擁褐而坐季
卿謝曰歸則歸矣得非夢乎翁笑曰後六十日方自知
日將晚僧尚不至翁與季卿各別後二月季卿之妻子
賈金帛自江南來謂季卿厭世矣故來訪之妻曰某月
某日歸是夕作詩于西齋并留別二章始知非夢明年

春季鄉下弟東归至禪窟及關門蘭若見所匙兩篇翰
墨尙新後年季卿成名遂絕粒入終南山去

崔元亮

唐太和中崔元亮爲湖州牧嘗有僧道闕善藥術崔曾
求之僧曰此術不難求但利此者必及陰譴可令君侯
一見耳乃遣崔市汞一斤八瓦鍋納一紫丸蓋以方瓦
疊炭埋鍋韜而焰起謂崔曰只成銀無以取信公宜虔
心想一物則自成矣食頃僧夾鍋于水盆中笑曰公想
何物崔曰想我之形僧取以示之若筮金焉眉目巾笏

悉具

費維師

長慶初蜀曰費維師曰赤無黑睛爲人解疾必用一雞祭于庭又取江石如雞卵令疾者握之乃踏步作氣噓叱雞旋轉而死石亦四破段成式家奴永安不信師謂曰爾有大厄因丸符逼令吞之復去其左足鞋及襪符展在足心矣又謂奴滄海曰爾將病令祖而負戶以筆肉三畫于戶外大言曰過過墨跡遂透其背焉

李秀才

唐虞部郎中陸紹元和中嘗謁表兄于定水寺因爲院
僧具蜜餌時菓隣院僧亦陸所熟也遂令左右邀之良
久僧與李秀才偕至環坐笑語頗劇院僧顧弟子煮新
茗巡將匝而不及李陸不平曰茶初未及李秀才何也
僧笑曰如此秀才亦要知茶味且以餘茶飲之隣院僧
曰秀才乃術士座主不可輕言其僧又言不逞之子弟
何所憚秀才忽怒曰我與上人素未相識焉知予不逞
徒也僧復大言望酒旗玩變場者豈有佳者乎李乃白
座客某不免對貴客作造次矣因捧手袖中據兩膝叱

其僧曰拄杖何在可擊之僧房門後有筇杖子忽跳出連擊其僧時衆亦爲蔽護杖伺人隙捷中若有物執持也李復叱曰捉此僧向墻僧乃負墻拱手色青氣短唯言乞命李又曰阿師可下墻僧又趨下自投無數舐鼻敗頽不已衆爲請之李徐曰緣对衣冠不能殺此爲累因揖客而去僧半日方能言如中惡狀竟不之測

俞斐

尚書王公潛節度荆南時有京兆呂氏子以饑寒遠謁公公不爲禮寓逆旅月餘窮乏益甚遂鬻所乘驢于荆

州市有市門監俞叟者見呂生往來有不足色召而問之呂生曰吾家渭北貧苦未達無以奉親府帥公吾之中表丈也吾不遠而來冀相憫恤而公不一顧豈非命耶叟曰某亦困者無以賑吾子之急然向者見吾子有飢寒色甚不平今夕可宿吾宇下展宿食之敬呂諾之既延入摧簷破牖致蓆于地坐語旦久所食陶器脫粟而已食訖夜既深謂呂生曰吾嘗學道于四明山偶晦迹于此適聞王公忘舊深動于心今夕吾爲子設一小術以助歸糧可乎因覆一缶于地有頃啓視見一紫衣

人長五寸許，指曰：此王公也。呂熟視，酷類焉。叟因戒曰：呂生，爾之中表姪也。以食貧，故自輦下千里而至。爾宜厚恤，以展親親。何恃貴忘故之如是耶？紫衣僂而揖，若受教之狀。叟又曰：呂生無行資，可致一馬一僕，縑二百匹，紫衣又僂而揖。于是復覆以缶，再啓之，已無見矣。及旦，叟促呂歸，逆旅王公果使召之。方見，卽謝曰：吾子不遠見訪，屬軍府務殷，未果接言，深用爲愧。是日始館呂生驛亭，與宴遊。累日，府戒途，贈以僕馬及縑二百。呂生乃歸渭北。

張士政

唐王潛、在荊州、百姓張士政、善治傷折、有軍人損脛、求張治之、張飲以一酒藥、破肉取碎骨一片、大如兩指、塗膏封之、數日如舊、經二年餘、脛忽痛、復問于張、張曰、前君所出骨寒則痛、可遽覓也、果獲于牀、一合以湯洗、貯于絮中、其痛卽愈、王子弟與之狎、嘗祈其戲術、張取草一掬、再三揉之、悉成燈蛾、飛去、又畫一婦女于壁、酌滿杯飲之、酒無遺滴、畫婦人面赤半日許、

柳城

貞元末開州軍將冉從長輕財好士儒生道者多依之
有畫人竇采圖爲竹林會甚工坐客郭萱柳城二秀才
每以氣相軋柳忽眄圖謂主人曰此圖巧于體勢失于
意趣今欲爲公設薄伎不施五色令其精采殊勝如何
冉驚曰素不知秀才藝如此然不假五色其理安在柳
笑曰我當入彼畫中治之萱撫掌曰君欲給三尺童子
乎柳因要其賭郭請以五千抵負冉亦爲保柳乃騰身
赴圖而滅坐客大駭圖表于壁衆摸索不獲久之柳忽
語曰郭子信未聲若出畫中也食頃瞥自圖上墜下指

阮籍像曰工夫祇及此衆觀之覺阮籍圖像獨異唇若
方嘯、窸采覩之不復認、再意其得道者與郭俱謝之、歎
曰竟他去

王宗信

唐末蜀人攻岐、遂至于白石鎮、裨將王宗信止普安禪
院僧房、時嚴冬、房中有大禪爐、熾炭甚盛、信擁妓女十
餘人、各據僧牀寢息、信忽見一姬飛入爐中、宛轉于熾
炭之上、宗信忙遽救之、及力火衣服並不焦灼、又一姬
飛入如前、又救之、頃之諸妓或出或入、各迷悶失音、有

親吏隔驛墻告都招討使王宗儔宗儔至則徐入一一
提臂而出視之衣裾纖毫不假但驚悸不寐訊之云被
胡僧提入火中所見皆同宗信大怒悉索諸僧立于前
令妓識之有周和尚者身長貌胡皆曰此是也宗信疑
有幻術遂鞭之數百此僧乃一村夫新落髮一無所解
宗儔知其屈解之使逸訖不知何異

幻影傳終